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蘇東坡集

一

蘇東坡集

宋史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旣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白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衝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脩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

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卽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卑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廢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

釋然矣。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私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卽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閤詈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

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旣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賈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旣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壤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

成初若遲鈍。然後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敍。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惜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

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隴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孽所爲。詩以爲誣。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

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譴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歛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

不反覆開導。觀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捕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緇得二千。復發囊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

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陂。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湊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潴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口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待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

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尙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順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郃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尙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轎車并青蓋轎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尙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旣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

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白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弛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帶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儲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僮人運甕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

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儕。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係符爲禮部尙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尙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僊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穎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颺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籀。籍。節。筴。篋。箴。箭。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磨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范杜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韻頤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尙得爲軾哉。

東坡先生年譜

五羊王宗稷編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生於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按先生送沈遼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又有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按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上。又按志林云。退之以磨蝎爲身宮。而僕以磨蝎爲命。若以磨蝎爲命推之。則爲卯時生。議者以先生十二月爲辛丑。十九日爲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難。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是年先生七歲。已知讀書。按先生上韓魏公梅直講書云。自七八歲知讀書。又按先生長短句集洞仙歌白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餘。能知孟昶宮中事。又考冷齋夜話載先生云。某七八歲時。嘗夢游陝右。

三年癸未。

是年先生八歲。入小學。按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又按先生作范文正公文集序云。慶曆三年。某始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以魯人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某從旁竊觀。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問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又按大全集載東坡少時語云。秦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蘇曾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蟄之語。老蘇愛此論。年少所作故不傳。又按趙德麟所編侯鯖錄云。東坡年十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先生年十二。按先生所作天石硯銘曰。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鏗然扣之有聲。又按先生作鍾子翼哀詞云。某年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又按先生與曾子固書云。祖父之沒。某年十二矣。

八年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先生年十七。按長短句滿庭芳序云。余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

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年十九。始娶眉州青神王方女。按先生作王氏墓誌云。生十有六歲。而歸於某。至治平二年。王氏卒。年二十有七。以王氏年數考之。則甲午年歸於先生明矣。

二年乙未

是歲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謁張安道。按先生作樂全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一見待以國士。有晁美叔。是年求交於先生。按送美叔詩云。我生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若有求。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按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不可而出。次於逆旅。又有寫老蘇送石舍人序。

二年丁酉

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館於興國寺浴室院。按先生作興國六祖書贊云。余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院。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